

醫學衷中參西錄



張錫純 著
王云凱 楊臣亞 李彬之 校點

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

醫學衷中參西錄



鹽山張錫純著

王云凱 楊医亞 李彬之 校点

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

1032622

责任编辑：王大跃

装帧设计：邓汝燧

医学衷中参西录

上册

盐山张锡纯著

王云凯 杨医亚 李彬之 校点

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13 印张 318,000 字 印数：1—17,500 1985年8月第1版

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4365·7 定价：2.50 元



张锡纯寿甫遗像

藐焉俯仰地天中，
遭际嶙峋百虑空，
独有拳拳消未尽，
同胞痂痒系私衷。
惨淡经营几度年，
此心非不爱逃禅，
为求后世堪持赠，
长作千秋未了缘。

张锡纯 自题

2173/01

校点说明

一、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是河北盐山县已故名医张锡纯（1860～1933）所著。原书从1918年至1934年分七期陆续刊行。第一期1918年出版，第二期1919年出版，第三期1924年出版，1929年又将三期合编，分上、下两册出版，共八卷，即现行的前三期合编，前后共印行五版。第四期一册、五卷，1924年出版，曾印行四版。第五期分上、下两册，八卷，于1928年出版，印行三版。第六期一册、五卷，1931年出版，印行二版。第七期一册、四卷，1934年出版，印行二版。全书共七期、三十卷，约八十万言。至于第八期乃是张氏传人于1957年献出的遗稿。是书在历次付梓印行时，张氏都有所增删修订。因此，此次校点时，均以每期的最后一版为底本，参考其他版本进行校点。

二、是书文白相间，有些地方文义难于理解，加上我们文学水平所限，因此其标点断句，特别是序言、诗词部分，恐有失当之处。对于文中错讹、漏字之处，虽然作了校订，但也有个别诗词的漏字，因无资料查找，故仍缺漏待补。

三、原书每期篇首多载有作者亲朋、门人的序言、诗词，有些版本均删而未载，而这些内容，虽与医学关系不大，但其篇幅不长，且有助于全面系统地研究张氏其人，故此次校点中保留未动，惟第六期第五卷种菊轩诗草，因篇幅较长，未予选入。至于第四期第五卷西药讲义，虽然所选药物现已大多不用，有的论述也有错误，但因书中其他各期，多有牵及，为了便于读者参考，故

仍全部保留。

四、本书装订原或为五册，或为七册，此次校点后，按原书顺序改装为上、中、下三册，即前三期为上册；四、五期为中册；六、七期及增补第八期为下册。同时将原书各卷目录系统移至每册之前，以便检索。

五、张氏虽是“医界一代伟人”，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是他毕生研究祖国医学的心血结晶，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，张氏对于西医的认识与研究，不免有些片面和肤浅，特别是用中医理论来比附西医理论，亦多有牵强之处，这是应该提出的。为了保留该书原貌，对于这些小疵，在校点中，我们未作改动。但只要读者善于分析，善于研究，就能吸收其精华，扬弃其糟粕。

整理先人遗著，我们经验不足，虽然工作中力求准确无误，但因水平所限，处理不当之处定所难免，尚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。

校点者

1984年7月

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

张 序

吾友寿甫张君，宿学士也。自幼读书即不落恒蹊，长而好学，笃志近思，一字一句不容放过。于六经类多深造而尤邃；于《易》曾衍有图说，以发前人未发之奥。夫《易》由四圣以成，而吾友探赜索隐别具神奇，非大聪明曷克语此。尝见以文会友，谈妙理，揭精蕴，举座倾听，共相首肯，知其得力者深也。方今大重算学、天元代数诸书，耐人寻味，实费人研究，而吾友一见即解。因著书立说，教课生徒，多所成就。凡此固天资高，亦由学力到也。名为实之宾，吾友能励躬行、尚节义、立廉隅，修于己、闻于人，虽身为布衣，而于流俗之披靡，殊有整顿，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吾友天性谅直，无稍涉虚浮，忠信为本，实事求是，此其所以进德，即其所以立业也。今夫人有文固贵，有本能知尤贵。能行博雅弘通之士，当持论剴切，非不娓娓动人，及徵诸日用之地，宣于口者不能体诸身。以视吾友之本末交修、知行并进，岂可同日语哉？其诵读余暇，兼及医学，于中西方书，搜阅极博，而生平得力，实在乎《本经》、《内经》。恒因经文一二语，悟出无限法门。故其临证，手到病除。即病势重危，群医束手，一经诊视，立能回春。然此

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

张 序

吾友寿甫张君，宿学士也。自幼读书即不落恒蹊，长而好学，笃志近思，一字一句不容放过。于六经类多深造而尤邃；于《易》曾衍有图说，以发前人未发之奥。夫《易》由四圣以成，而吾友探赜索隐别具神奇，非大聪明曷克语此。尝见以文会友，谈妙理，揭精蕴，举座倾听，共相首肯，知其得力者深也。方今大重算学、天元代数诸书，耐人寻味，实费人研究，而吾友一见即解。因著书立说，教课生徒，多所成就。凡此固天资高，亦由学力到也。名为实之宾，吾友能励躬行、尚节义、立廉隅，修于己、闻于人，虽身为布衣，而于流俗之披靡，殊有整顿，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吾友天性谅直，无稍涉虚浮，忠信为本，实事求是，此其所以进德，即其所以立业也。今夫人有文固贵，有本能知尤贵。能行博雅弘通之士，当持论剴切，非不娓娓动人，及徵诸日用之地，宣于口者不能体诸身。以视吾友之本末交修、知行并进，岂可同日语哉？其诵读余暇，兼及医学，于中西方书，搜阅极博，而生平得力，实在于《本经》、《内经》。恒因经文一二语，悟出无限法门。故其临证，手到病除。即病势重危，群医束手，一经诊视，立能回春。然此

试屡验之方，久而恐其遗失，辄于方后各加诠释，并附载紧要医案，辑为八卷，名曰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。实能阐发前人所未发，更能融汇中西为一致，见者争相传抄。予于春杪客京师，适见抄本，读阅一过，惊为当时医学中有一无二之著作。函劝于内务部呈请立案，公诸世界。君颺予，言内务部果批准有著作权；而君仍未敢自信也。于夏季正自录真本，并细加研思，夜以继日，心力疲甚，不觉睡去。梦升讲台，对大众演说医理，忽有人捧一冠，若南海大士所戴莲花冠形，为加于首。醒后恍悟曰：此中殆有神灵欲我速成此书，以普济群生也。遂觉精神奋发，顿忘其劳，而付梓之意亦决，并委予以参订。予虽不习医，然十年作吏，于民间疾苦时，痼瘵在抱，颇志同而道合焉。古人云：上医医国。又云：为医等于为相。君之大著，钦佩已深，故乐得而赞成之。

民国六年季秋奉天桓仁愚弟袁澍滋霖普序

苏 序

先王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。医书之作，其具不忍人之心乎！生命至重也，辨证不清，投剂多误，时有因此而戕贼人者。斯道也，非寝馈于古今中外各名家诸书，悉心抉择独辟机缄，不足以问世；非洞明阴阳、气运、虚实、表里之理，尽人合天如见肺肝，不足以临证。以故神农、黄帝，而后以医学著者，若扁鹊、若仓公、若张仲景、若王叔和，仅间世一出，岂彼苍有所秘借欤？诚以医理精微，空谈易，实施良难也。若本其生平之著作，施用于临证之际，而皆能得心应手者，诚旷世不一睹也。仆于往

岁有志医学，涉猎群书未竟其事。因西学发明太阳不动，地球绕转之说风行一世，详究其理疑义丛生，因疑生悟，由是研究天地学历十余寒暑，未暇兼顾医学，而倾慕之心仍未有已也。民国五年秋，以自制天地模型入都呈准，大部适有盐山张寿甫先生函寄医书，原稿八卷，签题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，且云拙作本怀救世之心，深恐已误误人，请校正焉。翻阅数过，观其审证精详，立方确当，究药性之宽猛，以老幼强弱为标准，不拘拘成法，不趋于险路，诚所谓独辟机缄如见肺肝者也。以之问世，临证必不胫而走。但仆于医学，粗知津涯，何足负校正之责！必质诸高明，始不负寿甫先生济世之苦心。遂于民国六年春，与同社友张君钟山、姜君指欧，代为呈部注册。立案回奉后，即乞医学研究会正、副会长高振铎、王松阁两先生暨精于医术诸同人，详加校正，不惟人人称绝，凡遵其方施治者，莫不立起沉痾，是真能振兴医学，大有进化者矣。于是遂与同社友集资代付剞劂，以公诸同好，俾百万苍生群跻寿域，则于不忍人之心庶乎近焉。书成后，爰书数行，于编首，以志颠末。

中华民国七年三月九日苏中宣明阳氏序于沈阳天地新学社

自序

人生有大愿力，而后有大建树。一介寒儒，伏处草茅，无所谓建树也，而其愿力固不可没也。老安友信少怀，孔子之愿力也；当令一切众生皆成佛，如来之愿力也。医虽小道，实济世活人之一端。故学医者，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；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

大。而此愿力之在锡纯，又非仅一身之愿力，实乃祖训斯绍也。锡纯原籍山东诸城，自前明迁居直隶盐山边务里，累世业儒。先祖友三公纘修家乘，垂训来兹，谓凡后世子孙，读书之外，可以学医。盖即范文正公“不为良相，必为良医”之意也。锡纯幼时，从先严丹亭公读书，尝述斯言以教锡纯。及稍长，又授以方书，且为指示大意。谓诵读之暇，游艺于此，为益良多，且又遵祖训也。特当时方习举子业，未能大致力于斯耳。后两试秋闱不第，虽在壮年，而淡于进取。遂广求方书，远自农轩，近至国朝著述诸家，约共搜阅百余种。知《本经》与《内经》，治之开天辟地之圣神，为医学之鼻祖，实即为医学之渊海也。迨汉季张仲景出，著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两书，为《本经》、《内经》之功臣。而晋之王叔和，唐之孙思邈、王焘，宋之成无己，明季之喻嘉言，又为仲景之功臣。国朝医学昌明，人才辈出，若张志聪、徐大椿、黄元御、陈念祖诸贤，莫不率由仲景上溯《本经》、《内经》之渊源，故其所著医书，皆为医学正规。特是自晋、唐迄今，诸家著述，非不美备，然皆斤斤以傅旧为务，初未尝日新月异，俾吾中华医学渐有进步。夫事贵师古者，非以古人之规矩、准绳限我也，惟藉以濡我性灵，益我神智。迨至性灵神智，洋溢活泼，又贵举古人之规矩、准绳而扩充之、变化之、引伸触长之，使古人可作，应叹为后生可畏。凡天下事皆宜然，而医学何独不然哉！锡纯存此意念，以孜孜研究医学者有年，偶为人疏方，辄能得心应手，挽回沉痾。时先慈刘太君在堂，锡纯恐温清有缺，不敢轻应人延请。适有以急证相求者，锡纯造次未遽应。先慈谓锡纯曰：病家盼医如溺水求援，汝果能治，宜急往救之。然临证时，须多加小心，慎勿卤莽误人。锡纯唯唯受教，自此临证者几无虚日，至今十余年矣。今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，其屡试屡效者，适得大衍之倍数。方后缀以诠释与紧要医案，

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，辑为八卷，名之曰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。有客适至，翻阅一过而问曰：观子之书多能发前人所未发，于医学诚有进化。然今凡百事皆尚西法，编中虽采取西人之说，而不甚采取西人之药，恐于此道仍非登峰造极也。答曰：中华苞符之秘，启自三坟，伏羲《易经》、《神农本经》、《黄帝内经》是也。伏羲画《易》，在有文字之前，故六十四卦止有其象，而能包括万事万物之理，经文王、周公、孔子阐发之，而犹有余蕴。《本经》、《内经》之包括医理，至精至奥，神妙无穷，亦犹《易经》之包括万事万物之理也。自周末秦越人后，历代诸贤，虽皆各有发明，而较之三圣人之阐发《易经》，实有不及，故其中余蕴犹多。吾儒生古人之后，当竟古人未竟之业，而不能与古为新，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，是吾儒之罪也。锡纯日存斯心，孜孜忘老，于西法医学，虽尝涉猎，实未暇将其药饵一一试验，且其药多系猛烈之品，又不敢轻于试验，何能多采取乎！然斯编于西法非仅采用其医理，恒有采其化学之理，运用于方药中者，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，又非若采用其药者，仅为记问之学也。特是学问之道，贵与年俱进，斯编既成之后，行将博览西法，更采其可信之说与可用之方，试之确有效者，作为续编。此有志未逮之事，或即有志竟成之事也。

巴酉孟春盐山张锡纯寿甫氏书于志诚堂

题 词

渊源仲景旧家声，博考旁通术益精，薄海同胞关痛痒，中华医界

放光明。满腔热血如潮涌，到处阳春著手成，脉案方书千万卷，慈心济世独先生。

沈阳愚弟李树勋翰宸敬题

抱负非凡韦布身，遭逢时世偃经纶，青囊小试活人术，大地酿成不老春。

安新愚弟杨世荣杏村敬题

良医良相本相同，妙药功参造化功，万里相延^(时先生寓湖北汉皋)来塞外，活人事业遍辽东。

铁岭愚弟刘尚清海泉敬题

同胞疾苦最关心，费尽精神著等身，恍若旱苗齐待雨，权将灵素化甘霖。

沈阳愚弟苗兰生孟馥敬题

八卷方书阐隐微，声名无羽六州飞，大悲阁上东风起，吹到尘寰转化机。

黄县同学社弟淳于兆禧廉谿敬题

医界浮沉二十年，读君大著心豁然，从今识得活人术，历试群方妙胜仙。

铁岭同学社弟吴衷辑瑞五敬题

阅遍方书意渺茫，偶读大著喜如狂，中西合撰发名论，医界撑持有栋梁。

柳河小弟王德一尊三敬题

忆在荆门睹此书，精言名论近今无，署名喜出同宗手，一脉相传绍汉初。

青县同宗弟树筠敬题

仲景医宗众所钦，后先辉映古同今，著书尽泄苞符秘，具见先生济世心。

南昌愚弟万 溥 敬题

冀北儒医矫不群，皦生何幸接兰薰，雄谈汨汨河悬水，神态悠悠岫出云。胜日郊垌从遗兴，忘年樽酒快论文，匆匆半岁驹光尽，风雨鸡鸣辄忆君。

滦县愚弟桑麟祥素村敬题

胸罗灵素费揣摩，腹贮奇才胜缓和，德被群黎消疫疠，功参造化济人多。

潜江愚弟朱登五 敬题

学贯天人医理通，此心久欲坐春风，活人无量恒河数，妙药深参造化功。

天门后学崔寿康兰亭敬题

南阳而后道沉沦，医学纷更莫问津，幸有此编昭日月，农轩事业又重新。

同邑愚弟李恩绅曰纶敬题

书著活人苦费心，学经阅历益深深，探源庖羲灵明辟，究极轩岐奥义寻。神术救时留宝笈，良方饷世度金针，宣传简册足千古，仲景风规又到今。

同邑愚弟黄祺海仙槎敬题

鸿纲细目手编摩，医界指南受益多，精力过人成妙手，苦心救世洗沉疴。神灵默相追仓扁，诊断分明媲缓和，案列此书生异彩，震惊二竖不为魔。

津沽后学杨秀章学忱敬题

远绍灵素得真传，医药活人到处然，济救苍生无限苦，学参造化贯人天。

沈阳受业王德峻子冈敬题

心存匡济裕经猷，遭际偃蹇志莫售，权托刀圭活众庶，良医良相本同流。

枣强受业李书刚毅伯敬题

医国医人易地然，广行仁术遍坤乾，万言灵素罗胸臆，四海苍黎待保全。著作为经参造化，中西合撰费陶甄，心香一瓣留千古，君是长生不老仙。

同邑世晚李煊镛心泉敬题

例 言

一、发明药性之书，始于《神农本草经》。其书为有文字之后第

一书(《易》虽在先,其时犹无文字),简策之古可知。其书共载药三百六十五味,以象周天之日数。分上中下三品,上品者养生之药也;中品者治病之药也;下品者攻病之药也。各品之下,皆详载其气味与主治,明其气味,主治之理亦即寓其中矣。而药性独具之良能,又恒有出于气味之外者,古圣洞彻精微,皆能为之一一表出,此在医学中,诚为开天辟地之鼻祖也。乃后人识见短浅,凡于药有独具之良能,不能以气味推求者,皆删去不载。如桂枝治上气吐吸(吸不下达即吐出不纳)甚效,《本经》载之,而后世本草不载也。山茱萸治寒热往来(肝虚极者之寒热往来)甚效,《本经》载之,而后世本草不载也,若此者不胜举。愚每观至此等处,恒深为惋惜,故斯编于论药性处,皆祖述《本经》,而于后世本草不轻采取也。或有疑其未载明入何脏腑及何经络者,不知其所主何病,即知其药力能至何处。究之服药后,药随气血流行,无处不到,后世之详为分疏其脏腑经络者,似转贻学者以拘墟之弊也。

二、阐发医理之书,始于《黄帝内经》。其书系黄帝与其臣岐伯、伯高、鬼臾、雷公相问答之词,分为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。《素问》大旨以药治病,《灵枢》大旨以针灸治病。特其年远代湮,不无残缺。古时相传多以口授,尤易亡失,故晋皇甫谧言其书不完全,宋林亿疑其书有伪托。且仲景《伤寒论》序谓,撰用素问九卷,今素问二十四卷,其中有伪托可知。然其醇粹之处,确乎贻之圣神,断非伪托者所能为。即如以针灸治病,此时为东西所公认,设非古圣开其始,后世能创造乎?即西人之细讲剖解者,能创造乎?是以读《内经》之法,但于其可信之处,精研有得,即能开无限法门;其不可信之处,或为后世伪托,付之不论可也。此孟子所谓书难尽信之义也。乃今之偏重西法者,不于《内经》可信之处费心研究,但于其不可信之处极力指摘。推其意见,直谓